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北風傳虛徐也

詩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徐中加其字以助句毛恐後人分其虛其邪為兩事故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在位之人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郭注但云雍容都雅之貌非是

正義又云傳質詁訓叠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孔說甚是據此知孔本原作虛徐也今注疏本標起止作虛虛乃近人誤從釋文改耳或曰子所言確可據矣未知更有旁證否余曰蕩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釋文大書侯作云祝詛也注同此同孔氏之誤又云本或作詛此因誤讀而私改猶正義云作古詛字也

夫子之設科也

孟子盡心下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集注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趙氏章句云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又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疑當有殆非云字

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據此知夫子之
設科也本作夫子之設科也以經省曰字故趙注特下
孟子曰以補之正義載章指云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
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窮廢非已所絕順答小
人小人自咎非已所絕已字正釋經予字此節即所謂
順答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
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
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
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予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
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

知爲問者之言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曰字每不具著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爲露筋骨則孟子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卽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歎此失之小焉者也一無所據而改千餘年相傳之予字此非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能於此等處不爲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侂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

今論語泰伯侂作託案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乇聲庑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葢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葢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義合也

六鷁

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鷊鶂或从鬲鶂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鶃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鶃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證三傳本

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五經文字鷁鶂二同見春秋傳）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景伯以鬩解鶂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鶂字本从兒也（此疏引賈亦誤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今切鷊鵜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

未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上同說文又作⿰赤鳥鷊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鶂作玉云出李商隱集案說文載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李書所載即⿰赤鳥字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案集解引王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地理志下引孔子作得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

無德釋文所見葢郎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季氏篇血氣旣衰戒之在得釋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夷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

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
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㠯爲此皆所謂夜妖者
也劉歆㠯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
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㠯譴
告之也案劉子政言晦暝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
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
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廟之僭差者
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
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
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劉歆曰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厤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値朔書朔値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

莊公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舉寤生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杜兩說皆非是若寐寤時子已生兒墮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爾雅釋言遌寤也郭注相干寤釋文云孫本遌字作午又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冒地而出啎逆也从午吾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遌字當從孫叔然作午寤卽啎之通借字寤生者謂啎逆難生蓋交午於產門久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交斃者

故武姜驚也依杜注宜云寤生不當曰寤生近人有訓寤為蘇者謂莊公絕而復蘇穿鑿之甚余友閻百詩云周書寤儆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注言夢為紂所伐故驚又史記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琳亦以為非

隱五年秋螟

[illegible]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贏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

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曷爲爲遠而觀魚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但言螽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大者不𣚁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𣚁杜注𣚁橫大不入正義曰𣚁聲近橫故爲橫大釋文不𣚁戶化反五經文字木部𣚁戶化反見春秋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大者不摦師古曰摦橫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

俱無此字玉篇手部㧓寬也廣韻四十禡㧓寬也大也又徐鉉新附云㧓橫大也从手瓠聲與篇韻俱胡化切而皆不从木則作㮧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漢志作弗𢧵孟康曰古堪字案𢧵乃𢦟之譌說文𢦟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戡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

浩然之氣

文選班孟堅荅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變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

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贄

孟子公孫丑下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又文選魏都賦繈負賮贄劉淵林注賮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說文曰賮會禮也據此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說文貝部賮會禮也从貝𦘔聲玉篇貝部賮才刃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賮琛賮又財貨也會禮也徐刃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賮音盡皆無贐字至

集韻始二字竝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賸賮字遂廢幸
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

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氏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本之孟子漢書也李賢注翟酺傳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言不知何據蓋未詳考也劉歆書諸子傳說說字誤當從孟子題辭作傳記諸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書序正義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

犧尊象尊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者沙羽飾此同釋文然正義是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宜同鄭王許宜反正義曰犧尊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春秋定十年正義云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春秋正義作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

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案當作讀羲爲犧是毛詩本作羲尊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又禮記禮器犧尊疏布鼏釋文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正義曰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此本鄭志梁書劉沼傳引作畫鳳皇尾娑娑然故謂娑尊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釋文犧象素何反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犧尊象尊似當從王肅阮諶說較直捷

或得於目驗與傳聞者不同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飾先鄭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古義獻沙聲並相近故沙尊作羲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咸所依據後世郎出犧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終是王肅好與鄭難故爲異說耳

三川震

五行志云史記周幽王二國語作三史記同作二下云三年幽王發褒姒則國語作三譌字也年周國語史記作西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韋昭曰地震故山川亦動兩說木通師古謂非地震非也劉向目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史記同作甫國語作父韋注曰周大夫服虔曰周太史裴駰引虞翻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案諸史多階

言陰陽事曰周將亡矣國語史記有夫天地之氣不過國語史記下作過此作失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史記同作民亂之也國語作民之亂也案注云言民者不
敢斥王也則似本作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史記同作陰迫國語作陰遁案應劭
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韋曰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然則國語本是迫字作遁者形近之譌春秋
文九年正義引作迫而不能升國語作不能烝史記作蒸韋注曰烝升也此以詁訓代經文於
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史記同作塡國語作鎮漢
書多以塡爲鎮應劭曰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史記同作原國
語作川源下同案原古字必塞原塞國必亡史記同有此五字國語無而川源必塞下注云
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然則本有此句後來脫耳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
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韋注曰水土通氣爲演演猶潤也案應以土演而民用也爲句夫水土

二字略讀土演謂引土也故下云土無所演史記亦同古演引聲相近韋注以夫爲起句之辭水土演連讀故下作水土無演此當從史漢及應氏解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國語史記作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悳國語作德案說文德作悳如二代之季國語史記有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語史記此五字在亡之徵也下史記作必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史記有國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國語下有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二句史記無夫字棄作弃是歲國語史記有也三舊爲二從國語史記正川竭歧國語史記作岐此俗寫山崩劉向曰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逆體下竭上崩事埶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

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　日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吕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内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絶

無酒酤我

詩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案說文酉

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禮記郊特牲注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正義曰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釀之名卽今卒造之酒也酒正疏云事酒冬釀春成非是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然則酤酒醴酒事酒醳酒一物四名歟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醳成之故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

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則班孟堅解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注禓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衆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句讀與服氏合其所見左傳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加字服云不爲末衆是讀末爲抹集韻引字林云抹撥滅也知古作作末衆矣又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夫注三辭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光伯規之當也

爲師齊衰三月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

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
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
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
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
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
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
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弟子爲師服齊衰三月琳謂
準情當理足以輔翼先王之制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

衍誠不刊之典也存此庶足以振澆薄敦禮義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師之所成者大心喪三年無論矣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則服齊衰三月斯亦寧厚無薄之旨也庸何傷乎在位君子留心禮教者如不以琳言爲謬而以此奏之朝廷定爲　國制不無小補云

經義雜記卷第六

經五千四百九十六字

注九百五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磌然或作砰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霣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注疏本爲碑）八耕反穀梁疏曰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磌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披萌切大聲研同上據楊氏所見

玉篇無䃩字則今本有者葢孫强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䃩字楊云張揖讀爲䃩是古本廣雅有䃩矣五經文字砏之八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塡然鼓之之塡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䃩柱下石也一先䃩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

二女婐

孟子盡心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正義曰

以堯帝二女事之實君固自當有之也許愼謂女侍曰婐舊譌倮今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愼之說而遂誤與葢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集注云果說文作婐烏果反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婐妮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子訓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關舊說謂木實曰果取其實而言義甚穿鑿葢本王安石字說語類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案廣韻三十四果婐婐妮身弱好皃烏果切無女侍一訓九麻婐女侍古華切是同說文讀若騧矣

權子母輕重

權子母輕重謂權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此言錢法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韋注降下也戾至也漢書食貨志下載國語作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案國語當從韋注漢書當從顏說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

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索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可與韋注相發明

無以莤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鄭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周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標起至作鄭司農誤）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周禮注作浚釋文浚荀閏反劉思順反與此異）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案說文酉部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

人王祭不供無以莤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泲莤之釋文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則莤酒字本从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莤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莤茅蕭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皆莤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莤茅者以茅爲莤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莤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莤字故以今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字論語集解載鄭注云蕭之言肅也劉熙釋名釋宮室

云蕭蕭也可證古蕭茜聲相似故茜或作蕭杜子春讀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周禮司尊彝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茜酒皆去滓法與說文甸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會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施弛古通

說文㫃部施旗皃从㫃也聲亝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式支切徐鍇曰旗之逶迤一曰設也弓部弛弓解也从弓从也施氏切㢮弛或从虒凡延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解義當作弛古書既互通俗人又多亂之爾雅釋詁矢弛也郭注弛放釋文弛也尸紙反案江漢矢其文德毛傳矢施也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曰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又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文弛其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皇作施弛施也如字皇本作施布也據此知

爾雅禮記作弛者皆施之通借當從毛詩傳作施故鄭注禮記云弛施也此非訓弛爲施言弛爲施之假借也乃郭璞晉人已不明六書之旨作如字讀而訓爲放梁皇侃知禮記義當作施而不知古書多借字竟改經作施又改注弛施也爲施布也以合其所見唐定本詩傳又依爾雅改作弛皆非也又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釋文弛易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弁易皆以豉反注同案詩葛覃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箋云葛延蔓於谷中釋文施于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臯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釋文施于以豉反注同又

禮記孔子閒居施及四國施及四海施于孫子注施易也釋文施及以豉反注同又淮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沐施旣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釋詁弛易之弛亦施之假借據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顧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施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晉語九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韋注云施劾捕也晉孔晁注施廢也廢

其族也尸氏反見春秋昭十年正義及釋文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釋文不弛舊音絁疑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衍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棄不施其親亦當作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盜不知爲假借也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本字本訓與說文荅隸釋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翺筆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朱子集注謂福本同義雖是而文則改也詩禮釋文施以豉反論語釋文作以支反非羣經音辨施字音滿溈設之口施式支切詩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及之曰施羊至切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廄焚

論語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案禮記雜記下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己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為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為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下合而為

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
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自則拜之士
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
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
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
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
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共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

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緜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氾論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

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古文均爲袗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韎韐古文袗爲均也案此經若古文作兄弟畢袗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疊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袗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又周禮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釋曰
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
又國語晉語二均服振振韋注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又
呂氏春秋悔過云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
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四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
乘高注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鄭注旣以元
衣元裳爲同服則必從今文作均矣賈高韋杜並云均
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禮記月令孟夕之月乘元路注
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
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㐱

袗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以此經
云乘元路元袗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袗元鄭雖以
袗爲同要袗是元之類是鄭以袗義爲元經已云元不
必更言袗矣古文袗元義複鄭所不從據月令正義知
孔氏所見儀禮已誤同今本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
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釋曰此袗讀從左氏均服
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
殊裳案士昏禮亦當作均元據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
服振振疑賈氏作疏時禮經僞作均元而未誤爲袗元
也續漢輿服志下云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

祀之服皆曰袀元又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秋祠皆袀元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元以從又祀宗廟諸祀皆服袀元梁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又蔡邕獨斷下祠宗廟則長冠袀元又淮南子齊俗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高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此並袀元連文與冠昏禮今文均元二字正同雖皆秦漢之事不足爲禮經之證然左傳均服既本作袀服知儀禮均元亦本作袀元矣說文新附袨盛服也从衣玄聲黃絢切玉篇袨胡絢切黑衣也

袀服振振

文選吳都賦六軍袀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說文曰袀元服也音均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左氏傳袀服振振師古曰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袀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用之服注當云均讀爲袀袀服黑服也今說文衣部云袗元服从衣㐱聲褫袗或从辰而無袀字據閒居賦注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袀字蓋今本脫落或因袗字之與（蓋說文本用今文袀字後人以古文袗字代之猶儀

袀之均作袗也經既均通文則袀爲元服可知元與服子慎顏師古義同玉篇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袀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釋文亦云均字書作袀知說文故有袀字矣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師古以袀服爲黑衣當本之應劭服虔等音義顏氏每遇舊注與己合者即沒其姓氏襲爲己有故能於此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

王弼易注有音

易大過注音相過之過明神廟崇禎兩刻本皆無正義

標注有此句釋文大書相過之過四字蓋後人疑注中不當有音恐非王氏語故删之案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為去聲故音之也豐彖曰豐大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宏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宏使大豐之為義既闡宏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舉此可證注中本有音矣凡漢儒之書多注讀相連如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許叔重說文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可見魏晉以來此法漸疏惟郭景純注爾雅方言尚有其遺[illegible][illegible]子游曰耳者

數集解云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
辨之較易注爲簡要矣

沙鹿崩

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
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
落不事上之象也公羊曰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
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
故河爲徙也左氏曰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
崩不書震舉重者也案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
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

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杜注左氏經云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案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

梁里元城䢖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値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

欒范易行

左傳襄廿六年鄢郯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杜注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而以行爲道也變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至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

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舊衍上字今據國語注刪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又國語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敗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韋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據國語則此傳當從鄭司農說苗賁皇言楚之三軍惟中軍王族最精不可驟勝其左右軍不足憂也若以晉中軍與下軍相移易彼見吾中軍柔弱必起貪戰之心則爲

吾所誘合戰而入吾十軍吾卽以上下二軍與新軍相合以敵彼左右二軍去其中軍之羽翼然後以上下新三軍與中軍相合攻彼王族則彼中軍必敗矣故成十六年傳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若依杜氏解易之說則分良以擊其左右何如何可通公從之者謂從苗賁皇之計分移中軍爲下軍也杜以爲從其言而戰非也又彼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國語云若易中下謂中軍欒書將范燮

與下軍韓厥相易其上軍郤錡荀偃則仍舊故國語云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此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明上軍郤錡荀偃不易也易行非但易卒伍軍將亦相易孔氏謂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是不知連軍將易也國語云三萃彼傳亦云三軍萃於王卒而此傳云四萃者三軍之外又有郤至新軍因與下軍相合故總言之則曰三軍三萃分言之則曰四萃也韋注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杜云四萃四面集攻之孔云萃將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案三說皆非也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軍今郤錡中行偃既將上軍則下軍必有郤至矣故知新軍與下軍合也然下軍之中兼及權合之新軍而本

軍之將佐反無明文者以上云欒范易行以誘之則下軍之將佐已明若新軍之所屬不言則不知也又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謂欒范不得在中軍衛公各以其宗族夾輔公行也故下言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之欒鍼責之云離局姦也以巳在下軍而復至中軍載公故謂之離局貫逆以易行爲欒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卽欲先後誘擊之亦無所欒與范易革耶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脩易以示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軍脩易欒書之軍不脩易乎故讀易字以

開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哥於左傳矣今爲晉三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俾學者考焉

晉三軍及新軍表

上軍	中軍	下軍	新軍
郤錡 荀偃 郤犨	欒書 范燮	韓厥	郤至

晉三軍中下相易新軍合下軍表

上軍	中軍	新下軍
郤錡 荀偃	韓厥	欒書 范燮 郤至

楚三軍表

左軍	中軍	右軍
子重 令尹	子反 司馬	公子壬夫

經五千七百卅二字
注六百九字

經義雜記卷第七

經義雜記第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李翺論語筆解

世傳論語筆解題唐韓愈著余讀其書知是李習之所爲蓋韓退之評隲者也其冉有曰夫子爲衛君章云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後又載一條云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不可槩窺其極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云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脩戎事之職案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後又截一條云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五年而三年十一年從可知矣子曰性相近也章云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下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

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後又載一條云如子之說爻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遂矣乎據此知是李習之所爲而非退之書也其餘評隲語尙多惟此尤爲明證云

論語筆解纂

習之好改字余既有辨矣覆讀之有可采備一說者纂錄於此事君數章何晏注數謂速數之數李云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案速讀爲促卽頻數義 此解與集注同子見南子章孔注矢誓也李云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矢爲誓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又於豔反正義曰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解與蔡王李充等合自行束脩章云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敎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修則然矣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修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敎誨其大者案漢人皆以束脩爲約束修絜李解與舊說合子曰由

知德者鮮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案集解載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解與王意合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此解與余說合今之學者日習朱子集注於何氏集解置之高閣更何暇及此而不知唐人之書亦不可不讀也或疑此爲後人託撰然卽以玆數端論之似非宋以來學者所能言且其文繁意複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叔傳字云此傳本爲後

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自分爲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端不結其事與彼相類

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釋曰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尙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共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爛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爲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余謂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弊今釋文尙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卅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卅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舊本矣唯注本亦

誤惟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卅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云鏞堂謹案歸安嚴久能元照貽我不全宋板左傳三冊上冊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

壅河三日不流

穀梁傳成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聲者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案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俗流字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係衍文或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字作音是唐以來已

衍矣

五十曰艾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釋文曰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乂治也正義曰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旣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案釋名旣以參訓艾則當從

陸孔說以艾爲草色釋文一音刈與釋名合然據中候七十亦稱艾豈謂年至七十始能治事乎禮記五十曰艾而鄭言七十者蓋如六十七十八十通稱耋也

龍漦之怪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史記周本紀作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廷而言曰國語鄭語作褒人之神化爲二龍而言余褒之二君也案國語注云二先君也裴駰引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齝之齝案韋注云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師古曰匵匱也去藏也案以去爲藏此古訓也史記亦作櫝而去之國語作櫝而藏之蓋

（後人私改）其後夏亡傳覆於殷周（案史記作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國語作傳郊之當有誤字詩白華正義引無此三字韋注云傳祭於郊可疑）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嬴而譟之（史記作裸而譟之國語作不幃而譟之）漦化爲元黿（韋昭曰黿或爲蚖蚖蜥蜴也象龍案史記同作黿師古曰黿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國語作童妾史記作童女）遇之而孕（國語作未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史記作旣齓而遭之未旣之旣益衍）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䜭（此歌䜭本字說文云䜭徒歌从言肉國語史記皆作謠俗字）曰檿弧其服實亡周國（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卽今之步叉也其萁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檿音一簟反萁音基荻音敵）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旣去見處妾所棄妖子（史記作逃於道）

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徐聞其夜號
嗁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糵作妖孽本字是
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㠯贖是為褒
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
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
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劉向㠯為夏后季世周
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
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萁服蓋㠯萁草為箭服近射
妖也女童者禍將生於女國㠯兵寇亡也

二曰醫法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殹從酉省

也釋文從殹烏兮反徐烏例反本或作毉案醫字正從殹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殹從酉省也則賈疏本作從翳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葢已誤作殹或作毉即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蘙翳之翳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殹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疑衍）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據說文則醫爲病容一曰病聲皆取會意不從翳省而鄭云從翳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石鼓文

汧毆洒洒元潘迪音訓引王厚之云毆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然則周秦皆以毆爲也鄭恐學者亦讀毆爲也故轉從𣪠省也凡醞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卽酒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又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是酉酒同義故醫下云从酉醫之性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也鄭云從酒省則凡从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然未見有不省而從酒者疑鄭本云醫之字從酉從𣪠省也寫者誤倒之

大卷咸池因變

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譌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案鄭以周禮大卷當禮記大章以周禮大咸卽禮記咸池此注一作大卷明誤無疑陸氏何不能辨之正義曰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

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别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别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旣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别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别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别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曰雲門大

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韶故云大韶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卽通大章大舊說大字今補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常作亦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卽通更與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舊脫門字今補與大卷爲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據此

知黃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黃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屬之黃帝而復其本名又冠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黃帝之舊而實爲堯樂矣故周公遂以此爲堯樂又加大字於上省池字於下也於此此見堯有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衷而無攘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也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黃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爲大章也若咸池既已增脩非盡黃帝之

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爲堯所自創百世之下增脩之迹旣泯又誰知爲本之黃帝乎故咸池之仍名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若周公制禮必去其虛名而從其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黃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而堯之樂定矣不更以咸池歸黃帝者何也葢不敢以後帝所增脩致殺前帝之創造又不敢沒後帝之脩改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黃帝而屬堯也大卷必冠以雲門何也葢周公定六代之樂俱加以美大之稱故武曰大武濩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咸池曰大樧至於大卷黃帝本言大堯改之又曰大章不可更加以

大故於大卷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變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大卷咸池因變表

黃帝	堯	周公
大卷	大章（改名不循）	雲門大卷
咸池	咸池（循不改名）	大咸

周公定樂表

黃帝	堯
雲門大卷	大咸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案孔本無此句今禮記有之蓋從陸本增

入也正義曰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旣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可證孔氏無此句此節除備其鼎俎其十四句正義句句釋之不宜獨闕此句不釋禮運篇有此句正義甚詳葢因彼誤衍耳

旣稟稱食

禮記中庸曰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旣讀爲餼餼稟稍食也釋文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案說文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

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𠩺㐭之屬皆从㐭稟㐭从广从禾稟賜穀也从㐭从禾則廩爲倉㐭之或字與餼食之稟義別鄭注以旣稟爲稍給之食與說文賜穀也正合則鄭本必作稟字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目陳粟又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知古穀食字皆作稟也釋文作稟與許書合注疏本作廩非一本又力錦反此六字是後人校釋文之辭非陸氏語作力錦反得之

皆曰國士在

左傳成十六年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

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犁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犁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犁耳案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伯州犁以下是總敘晉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即所謂伯州犂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改舊義而失之甚焉者也

三入三出

左傳成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注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

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令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支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案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困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即出齊軍至晉

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旣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于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或連下入于衞師衞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之文在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

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輚輣卽棧字

詩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釋文有棧士板反正義曰巾車（舊譌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坼壞也士

乘棧車釋文棧棧士板反劉才產反又儀禮既夕賓奠幣子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輚釋文于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注輚同釋曰柩車即蜃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釋文轏中仕才（[illegible]作）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字林仕諫反云臥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戔聲車部新附轏車名从車孱聲玉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其脫八字當從此所引補正）車

部輚仕僴切載柩車轏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閣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轏車名士所乘也輚輿蒼云卧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三十諫輚卧車又綫當作兵車亦作轏士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轏輚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棧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棧惟既夕注有轏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譌與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棧蓋俗儒以棧是車名廼从車遂改棧爲輚廣韻上聲去聲棧下皆無車訓鄭康成因字本作棧故定從禮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

韻引埤蒼知漢魏間已別作轏爲棧矣說文以棧爲籀文車字玉篇同汗簡下之二載王存乂切韻亦然棧作輚與籀文車字涉嫌非是左傳作轏者即輚之別體戔孱聲相近玉篇先列輚字又云轏同上廣韻云輚亦作轏五經文字云轏輚二同此轏即輚別體之證陸德明於轏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轏爲輚矣徐鉉於車部新附轏字蓋爲左傳而設然杜注以爲士車則本同巾車職作棧孔仲達亦云轏與棧字異音義同可無庸附也棧字陸德明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產反劉氏近之

經義雜記卷第八

經五千六百七十七字
注七百一字